

萧红小说



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，有一个土名，叫火烧云。说『晚霞』人们不懂，若一说『火烧云』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。

晚饭一过，火烧云就上来了。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。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。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。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。喂猪的老头子，往墙根上靠，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，变成小金猪了。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经典
文存

萧红小说

亦祺
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红小说 / 亦祺选编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9.6

(经典文存)

ISBN 978-7-5339-2897-1

I. 萧... II. 亦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 093971 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

责任出版 朱毅平

萧红小说

亦 祺 选编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字数 294 千字

插页 1

印张 11.875

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97-1

定价 21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腿上的绷带	1
夜风	8
渺茫中	17
患难中	19
出嫁	22
生死场	25
手	112
桥	128
山下	140
后花园	164
呼兰河传	184
小城三月	354

腿上的绷带

一

老齐站在操场腿上扎着绷带，这是个天空长起彩霞的傍晚，墙头的枫树动荡得恋恋爱人。老齐自己沉思着这次到河南去的失败，在河南工作的失败，他恼闷着。但最使他恼闷的是逸影方才对他谈话的表情，和她身体的渐瘦。她谈话的声音和面色都有些异样，虽是每句话照常的热情。老齐怀疑着，他不能决定逸影现在的热情有没有几分假造或是有别的背景，当逸影把大眼睛转送给他，身子却躲着他的时候。但他想到逸影的憔悴。他高兴了，他觉得这是一笔收入，他当作逸影为了思念他而憔悴的，在爱情上是一笔巨大的收入。可是仍然恼闷，他想为什么这次她不给我接吻就去了。

墙头的枫树悲哀的动荡，老齐望着地面，他沉思过一切。

校门口两个披绒巾子的女同学走来，披绿色绒巾的向老齐说：“许多日不见了，到什么地方去来？”

另一个披着青蓝色绒巾的跳跃着跟老齐握手并且问：

“受了伤么，腿上的绷带？”

捧不住自己的心，老齐以为这个带着青春的姑娘，是在向他输送青春，他愉快地在笑。可是老齐一想到逸影，他又急忙地转变了，他又伤心地在笑。

女同学向着操场那边的树荫走去，影子给树荫淹没了，不见了。

老齐坐在墙角的小凳上，仍是沉思着方才沉思过的一切。墙头的枫树勉强摆着叶子，风来了柳条在风中摇动，荷叶在池头浮走。

围住荷池的同学们，男人们抽缩着肩头笑，女人们拍着手笑。有的在池畔读小说，有的在吃青枣，也有的男人坐在女人的阳伞下，说着小声的话。宿舍的窗子都打开着，坐在窗沿的也有。

但，老齐的窗帘没有掀起，深长地垂着，带有阴郁的气息垂着。

达生听说老齐回来，去看他，顺便买了几个苹果。达生抱着苹果在窗下绕起圈子来。他不敢打开老齐的窗子，因为他们是老友，老齐的一切他都知道，他怕是逸影又在房里。因为逸影若老齐房里，窗帘什么时候都是放下的。达生的记忆使他不能打门，他坐在池畔自己吃苹果。别的同学来和达生说话，其实是他的苹果把同学引来的。结果每人一个，在倒垂的柳枝下，他们谈起关于女人的话，关于自己的话，最后他们说到老齐了。有的在叹气，有的表示自己说话的身分，似乎说一个字停两停，就是……这样……事……为什么不……不苦恼呢？哼！

苹果吃完了，别的同学走开了，达生猜想着别的同学所说关于老齐的话，他以为老齐这次出去是受了什么打击了么？他站起来走到老齐的窗前，他的手触到玻璃了，但没作响。他的记忆使他的手指没有作响。

二

达生向后院女生宿舍走去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一看到老齐放下窗帘，他就走向女生宿舍去看一次，他觉得这是一条聪明的计划。

他走着，他听着后院的蝉吵，女生宿舍摆在眼前了。

逸影的窗帘深深的垂下，和老齐一样，完全使达生不能明白，因为他从不遇见过此事。他心想：“若是逸影在老齐的房里，为什么她的窗帘也放下？”

达生把持住自己的疑惑，又走向男生宿舍去，他的手指在玻璃窗上作响。里面没有回声，响声来得大些，也是没有回声。再去拉门，门闭得紧紧的，他用沉重而急躁的声音喊：

“老齐！老齐，老齐！”

宿舍里的伙计，拖着鞋，身上的背心被汗水湿透了，费力的半张开他的眼睛，显然是没听懂的神情，站在达生的面前说：

“齐先生吗？病了，大概还没起来。”

老齐没有睡，他醒着，他晓得是达生来了。他不回答友人的呼喊，同时一种爱人的情绪压倒友人的情绪，所以一直迟延着，不去开门。

腿上扎着绷带，脊背曲作弓形，头发蓬着，脸色直像一张秋天晒成的干菜，褶皱，面带绿色，衬衫的领子没有扣，并且在领子上扯一个大的裂口。最使达生奇怪的，看见老齐的眼睛红肿着。不管怎样难解决的事，老齐从没哭过，任凭哪一个同学也没看过他哭，虽是他坐过囚受过刑。

日光透过窗帘针般地刺在床的一角和半壁墙，墙上的照片少了几张。达生认识逸影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了，凡是女人的照片一张都不见了。

蝉在树梢上吵闹，人们在树下坐着，荷池上的一切声音，送进老齐的窗间来，都是穿着忧悒不可思议的外套。老齐烦扰着。

老齐眼睛看住墙上的日光在玩弄自己的手。达生问了他几句关于这次到河南去的情况。老齐只很简单地回答了几句：

“很不好。”

“失败，大失败了！”

达生几次不愿意这样默默地坐着，想问一问关于照片的事，就像有什么不可触的悲哀似的，每句老齐都是躲着这个，躲着这个要爆发的悲哀的炸弹。

全屋的空气，是个不可抵抗的梦境，在恼闷人。老齐把床头的一封信抛给达生，也坐在椅子上看：

“我处处给你做累，我是一个不中用的女子，我自己知道，大概我和你走的道路不一样，所以对你是不中用的。过去的一切，叫它过去，希望你以后更努力，找你所最心爱的人去，我在向你庆祝……”

达生他不晓得逸影的这封信为何如此浅淡，同时老齐眼睛红着，只是不流眼泪。他在玩弄着头发，他无意识，他痴呆，为了逸影，为了大众，他倦怠了。

三

达生方才读过的信是一早逸影遣人给老齐送来的。在读这封信的时候，老齐是用着希望和失望的感情，现在完全失望了。他把墙上女人的照片都撕掉了，他以为女人是生着有刺的玫瑰，或是不是终生被迷醉，而不能转醒过来，就是被毒刺伤了，早年死去。总之，现在女人在老齐心里，都是些不可推测的恶物，蓬头散发的一些妖魔。老齐把所有逸影的照片和旧信都撕掉了丢进垃圾箱去。

当逸影给他的信一封比一封有趣味，有感情时，他在逸影的信里找到了他所希望的安慰。那时候他觉得一个美丽的想象成事实了，美丽的事是近着他了。但这是一个短的梦，夭亡的梦，在梦中他的玫瑰落了残落了。

老齐一个人倒在床上。北平的秋天，蝉吵得厉害，他尽量地听蝉吵，腿上的绷带时时有淡红色血沁出来，也正和他的心一样，

他的心也正在流着血。

老齐的腿是受了枪伤，老齐的心是受了逸影的伤，不可分辨。现在老齐是回来了，腿是受了枪伤了。可是逸影并没到车站去接他，在老齐这比较是颗有力的子弹，暗中投到他的怀里了。

当老齐在河南受了伤的那夜，草地上旷野的气味迷茫着他，远近还是枪声在响，老齐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还拿出逸影的照片看。

现在老齐是回来了，他一人倒在床上看着自己腿上的绷带。

逸影的窗帘，一天，两天永久的下垂，她和新识爱人整天在窗帘里边。

老齐他以为自然自己的爱人分明是和自己走了分路，丢开不是非常有得价值吗？他在检查条箱，把所有逸影的痕迹都要扫除似的。小手帕撕碎了，他从前以为生命似的事物撕碎了。可是他一看到床上的被子，他未敢动手去撕，他感到寒冷。因为回忆，他的眼睛晕花了，这都是一些快意的事，在北海夜游，在西山看枫叶。最后一件宏大的事业使他兴奋了，就是那次在城外他和逸影被密探捕获的事，因为没有证据，第二天释放了。床上这张被子就是那天逸影送给他的，做一个共同遇难的标记。老齐想到这里，他觉得逸影的伟大、可爱，她是一个时代的女性，她是一个时代最前线的女性。老齐摇着头骄傲的微笑着，这是一道烟雾，他的回想飘散了去。他还是在检查条箱。

地板上满落了日影，在日影的斜线里有细尘飞扬，屋里苦闷的蒸热。逸影的笑声在窗外震着过去了。

缓长的昼迟长的拖走，在午睡中，逸影变做了一只蝴蝶，重新落在老齐的心上。他梦着同逸影又到城外去，但处处都使他危险，有密探和警察环绕着他们。逸影和从前也不一样，不像从前并着肩头走，只是疏远着。总之，他在梦中是将要窒息了。

荷池上柳树趁起清风在摆荡，蝉在满院的枣树上吵。达生穿过蝉的吵声，而向老齐的宿舍走去，别的同学们向他喊道：

“不要去打搅他呀！”

“老齐这次回来，不管谁去看他，他都是带着烦厌的心思向你讲话。”

他们的声音使老齐在梦中醒转来。达生坐在床沿，老齐的手在摸弄腿上的绷带。老齐的眼睛模糊，不明亮，神经质的，他的眉紧皱在一起和两条牵连的锁链一样。达生知道他是给悲哀在毁坏着。

他伴老齐去北海，坐在树荫里，老齐说着把腿上的绷带举给达生看：

“我受的伤很轻，连胫骨都没有穿折。”他有点骄傲的气概，“别的人，头颅粉碎的也有，折了臂的也有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伤重的都是在草地上滚转，后来自己死了。”

老齐的脸为了愤恨的热情，遮上一层赤红的纱幕。他继续地说下去：“这算不了什么，我计算着，我的头颅也献给他的，不然我们的血也是慢慢给对方吸吮了去。”

逸影从石桥边走过来，现在她是换上了红花纱衫，和一个男人。男人是老齐的同班，他们打了个招呼走过去了。

老齐勉强地把持住自己，他想接着方才的话说下去。但这是不可能的。他忘了方才说的是什么，他把持不住自己了，他脸红着。后来还是达生提起方才的话来，老齐才又接着说下去，所说的却是没有气力和错的句法。

他们开始在树荫里踱荡。达生说了一些这样那样的话，可是老齐一句不曾理会。他像一个发疟疾的人似的，血管觉得火热一阵，接着又寒冷下去，血液凝结似的寒冷下去。

一直到天色暗黑下去，老齐才回到宿舍。现在他是全然明白了，他知道逸影就是为了纱衫才去恋爱那个同学。谁都知道那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厂主。

老齐愿意把床上的被子撕掉，他觉得保存这些是没有意义的。

同时他一想到逸影给人做过丫环，他的眼泪流下来了。同时他又想到，被子是象征着两个受难者，老齐狂吻着被子哭，他又想到送被子的那天夜里，逸影的眼睛是有多么生动而悦人。老齐狂吻着被子，哭着，腿上的绷带有血沁了出来。

（原刊1933年7月18日至21日长
春《大同报》副刊《大同俱乐部》）

夜 风

老祖母几夜没有安睡，现在又是抖着她的小棉袄了！小棉袄一拿到祖母的手里，就怪形的在作恐吓相。仿佛小棉袄会说出祖母所不敢说出的话似的。外面风声又起了：——唰——唰……

祖母变得那样可怜，小棉袄在手里总那样拿着，窗纸也响了！没有什么，是远村的狗吠。身影在壁间摇摇，祖母，灭下烛，睡了！她的小棉袄又放在被边。可是这也没有什么，祖母几夜都是这样睡的。

屋中并不黑沉，虽是祖母熄了烛。披着衣裳的五婶娘，从里间走出来，这时阴惨的月光照在五婶娘的脸上，她站在地心用微而颤的声音说：

“妈妈！远处许是来了马队，听！有马蹄响呢！”

老祖母还没忘掉做婆婆特有的口气向五婶娘说：

“可恶的×××又在寻死。不碍事，睡觉吧。”

五婶娘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去唤醒她的丈夫，可是又不敢。因为她的丈夫从来英勇，在村中著名的，而没怕过什么人。枪放得好，马骑得好。前夜五婶娘吵着×××是挨了丈夫的骂。

不碍事，这话正是碍事，祖母的小棉袄又在手中颠倒了！她把袖子当作领子来穿，没有燃烛，歪斜着站起来，可是又坐下了。

这时她已经把壁间满是灰尘的铅弹枪取下来，在装子弹。她想走出去上炮台望一下，其实她的腿早已不中用了，她并不敢放枪。

远村的狗吠得更甚了！像人马一般的风声也上来了。院中的几个炮手，还有老婆婆的七个儿子通通起来了！她最小的儿子还没上炮台，在他自己的房中抱着他新生的小宝宝。

老祖母骂着：

“呵！太不懂事务了！这是什么时候？还没有急性呀！”

这个儿子，平常从没挨过骂，现在也骂了。接着小宝宝哭叫起来。别的房中，别的宝宝，也哭叫起来。

可不是吗？马蹄响近了，风声更恶，站在炮台上的男人们持着枪杆，伏在地下的女人们抱着孩子。不管哪一个房中都不敢点灯，听说×××是找光明的。

大院子里的马棚和牛棚，安静着，像等候恶运似的。可是不然了！鸡，狗，和鸭鹅们，都闹起，就连放羊的童子也在院中乱跑。

马，认清是马形了！人，却分不清是什么人。天空是月，满山白雪，风在回旋着，白色的山无止境的牵连着。在浩荡的天空下，南山坡口，游动着马队，蛇般地爬来了！二叔叔在炮台里看见这个，他想灾难算是临头了！一定是来攻村子。他跑向下房去，每个雇农给一支枪，雇农们欢喜着，他们想：

地主多么好啊！张二叔叔多么仁慈！老早就把我们当做家人看待的。现在我们共同来御敌吧！——

往日地主苛待他们，就连他们最反对的减工资，现在也不恨了！只有御敌是当前要做的。不管厨夫，也不管是别的役人，都喜欢着提起枪跑进炮台去。因为枪是主人从不放松给他们拿在手里。尤其欢喜的是放羊的那个童子，——长青。他想，我有一支枪了！我也和地主的儿子们一样的拿着枪了！长青的衣裳太破，裤子上的一小孔，在抢着上炮台时裂了个大洞。

人马近了！大道上飘着白烟，白色的山和远天相接，天空的月彻底的照着，马像跑在空中似的。这也许是开了火吧！——砰！砰……炮手们看得清是几个探兵作的枪声。

长青在炮台的一角，把住他的枪，也许是不会放，站起来，把枪嘴伸出去，朝着前边的马队。这马队就是地主的敌人。他想这是机会了！二叔叔在后面止住他：

“不要！——等近些放！”

绕路去了！数不尽的马的尾巴渐渐消失在月夜中了！墙外的马响着鼻子，马棚里的马听了也在响鼻子。这时老祖母欢喜的喊着孙儿们：

“不要尽在冷风里，你们要进屋里来取暖，喝杯热茶。”

她的孙儿们强健的回答：

“奶奶！我们全穿皮袄，我们在看守着，怕贼东西们再转回来。”

炮台里的人稀疏了！是凡地主和他们儿子都转回屋去，可是长青仍蹲在那里，作一个小炮手的模样，枪嘴向前伸着，但棉裤后身作了个大洞，他冷得几乎是不能耐，要想回房去睡。没有当真那么作，因为想起了张二叔叔——地主平常对他的训话了：“为人要忠，你没看见古来有忠臣孝子吗？忍饿受寒，生死不怕，真是可佩服的。”

长青觉得这正是尽忠也是尽孝的时候，恐怕错了机会似的，他在捧着枪，也在作一个可佩服的模样。裤子在屁股间的一个大洞裂着。

二

这人是谁呢？头发蓬着，脸没有轮廓，下垂的头遮盖住。暗色的房间破乱得正像地主们的马棚。那人在啼着，好像失去丈夫的乌鸦一般。屋里的灯灭了！窗上的影子飘忽失去。

两棵立在门前的大树，光着身子在嚎叫已失去它的生命。风止了！篱笆也不响了！整个的村庄，默得不能再默。儿子，长青。回来了。

在屋里啼哭着，穷困的妈妈听得外面有踏雪声，她想这是她的儿子吧！可是她又想，儿子十五天才可以回一次家，现在才十天，并且脚步也不对，她想这是一个过路人。

柴门开了！柴门又关了！篱笆上的积雪，被震动落下来，发响。

妈妈出去，像往日一样，把儿子接进来，长青腿软得支不住自己的身子，他是歪斜着走回来的，所以脚步差错得使妈妈不能听出。现在是躺在炕上，脸儿青青的流着鼻涕；妈妈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。

心痛的妈妈急问：

“儿呀，你又牧丢了羊吗？主人打了你吗？”

长青闭着眼睛摇头，妈妈又问：

“那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来对妈妈说吧！”

长青是前夜看守炮台冻病了的，他说：

“妈妈！前夜你没听着马队走过吗？张二叔叔说×××是万恶之极的，又说专来杀小户人家。我举着枪在炮台里站了半夜。”

“站了半夜又怎么样呢？张二叔叔打了你吗？”

“妈妈，没有，人家都称我们是小户人家，我怕马队要来杀妈妈，所以我在等着打他们。”

“我的孩子，你说吧！你怎么会弄得这样呢？”

“我的裤子不知怎么弄破了！于是我病了！”

妈妈的心好像是碎了！她想丈夫死去三年，家里从没买过一尺布，和一斤棉。于是她把儿子的棉裤脱了下来，向着灯照了照，一块很厚的，另一块是透着亮。

长青抽着鼻子哭，也许想起了爸爸。妈妈放下了棉裤，把儿

子抱过来。

豆油灯像在打寒颤似的火苗哆嗦着，唉！穷妈妈抱着病孩子。

三

张老太太又在抖着她的小棉袄了！……

张二叔叔走过来，看着妈妈抖得怪可怜的，他安慰着：

“妈妈！这算不了什么，您想，我们的炮手都很能干呢！并且恶霸们，有天理昭彰，妈妈您睡下吧！不要起来，没有什么事！”

“可是我不能呢，我不放心。”

张老太说着外面枪响了！全家的人，像上次一样，男的提着枪，女的抱着孩子。风声似乎更紧，树林在啸。

这是一次虚惊，前村捉着个小偷。一阵风云又过了！在乡间这样的风云是常常闹的。老祖母的惊慌似乎成了癖。全家的人，管谁都在暗笑她的小棉袄。结果就是什么事也没发生，但，她的小棉袄仍是不留意的拿在手里，虽是她只穿着件睡觉的单衫。

张二叔叔同他所有的弟兄们坐在老太太的炕沿，老六开始说：

“长青那个孩子，怕不行，可以给他结帐的，有病不能干活计的孩子，活着又有什么用？”

说着把烟卷放在嘴里，抱起他三年前就患着瘫病的儿子走向自己的房子去了。

张老太说：

“长青那是我叫他来的，多做活少做活的不说，就算我们行善，给他碗饭吃，他那样贫寒。”

大媳妇含着烟袋，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婆子。二媳妇是个独腿人，坐在她自己的房里。三媳妇也含着烟袋在喊三叔叔回房去睡觉。老四，老五，以至于老七这许多儿媳妇都向老太太问了晚安才退去。老太太也觉得困了似的，合起眼睛抽她的长烟袋。

长青的妈妈，——洗衣裳的婆子来打门，温声的说：

“老太太，上次给我吃的咳嗽药再给我点吃吧！”

张老太也是温和着说：

“给你这片吃了！今夜不会咳嗽的，可是再给你一片吧！”

洗衣裳的婆子暗自非常感谢张老太，退回那间靠近草棚的黑屋子去睡了！

第二天是个天将黑的时候，在大院里的绳子上，挂满了黑色的、白色的地主的小孩的衣裳，以及女人的裤子。就是这个时候吧！晒在绳子上的衣服有浓霜透出来，冻得挺硬，风刮得有铿锵声。洗衣裳的婆子咳嗽着，她实在不能再洗了！于是走到张老太的房里。

“张老太，真是废物呢！人穷又生病。”一面说一面咳嗽，“过几天我一定来把所有余下的衣服洗完。”

她到地心那个桌子下，取她的包袱，里面是张老太给她的破毡鞋，二婶子和别的婶子给她的一些碎棉花和裤子之类。这时张老太在炕里，含着她的长烟袋。

洗衣裳的婆子有个破落而无光的家屋，穿的是张老太穿剩的破毡鞋。可是张老太有着明亮的镶着玻璃的温暖的家，穿的是从城市里新买回来的毡鞋。这两个老婆婆比在一起，是非常有趣的。很巧，牧羊的长青走进来，张二叔叔也走进来。老婆婆是这样两个不同形的，生出来的儿子也当然两样，一个是执着鞭子的牧人，一个是把着算盘的地主。

张老太扭着她不是心思的嘴角问：

“我说，老李，你一定要回去吗？明天不能再洗一天吗？”一边用她努力的眼睛望着老李。

“老太太，不要怪我，我实在做不下去了！”长青妈说。

“穷人的骨头想不到这样值钱，我想你的儿子，不知是谁的力量才在这里呆得住。也好。那么，昨夜给你那药片，为着今夜你